

珊瑚舌雕談初筆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目錄

聖襟開豁

姑嫜餅

水麝

龍涎香

孫小虎墓塶

傍妻

出夫

農監黃服

寒具

鶴

蝟

白指書畫

小人

二番

蚰箢

布醬

嫁娶異事

三腳貓

月上

飲酒不醉

蕉上吟

鬼族居腹爲宅

山和尚水秀才

阿字

雨僕絕筆

準

破瓜

兩王莽

咬舌語

野馬

五音

後身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

長洲 許起 王瓠著

甫里 王韜 遜叟乘

聖襟開豁

史家編年皆以南朝爲主北朝附見然於北朝太略
其人功業文章負一世賢豪之名者湮沒不少雖本
史具在寒峻購書不易知者幾人總由華夷之見時
在胸中筆下遂多不恕昔 純皇帝見前明書

板剗去胡貊等字 諭廷臣禁止曰天之生人賢愚

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如嫡子不堪承位則以支庶之賢者入繼正統中國天之嫡子外夷天之庶子我朝有德當爲天下主本奮跡於東胡而又何諱哉大哉聖人之言豈固陋下士所能測耶較諸明太祖相去有霄壤之懸太祖凡見廷臣所進奏章及詩賦有犯光釋和尙四字者輕則譴謫甚至誅戮以其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故疑爲譏訕焉

姑嫲餅

平湖時香圃大令元烈去二尹任後寄來小餅若干

封并他物以贈他日晤詢此餅始知爲姑嫜餅乃平
湖名品也餅如碁每封六枚裹以紫羅紋箋任攜遠
行經久不壞相傳姑嫜二人同志守節製此餅以餽
口遂以得名旋見吳菟牀有詩云藉甚公羊賣餅家
弄珠樓下翠簾遮金刀翦勝宜桃葉玉乳搓酥映聚
花畫稿幾醜邱嫜樣紅綾一抹小姑霞劉郎座上如
相問漫說吳均鬢有華措詞極韻致惜乎兩人之名
節此語全未道及耳

水麪

天寶初虔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下水漑滴於斗以
水灑衣衣至敗香不歇香氣數倍於肉麝余寓海上
有泰西士麥文鍾時來閒話殊屬風雅一日出一頗
黎小餅贈余曰此乃賽愛哩卽麝臍水也拭衣巾香
久不滅當時卽於秋羅夾襖襟袖閒試之果然氣溢
戶外明日有一惡客來訪問何香旋被竊去甚可惜
也羅襖今敝不能穿而香尙未息與近來香水氣迥
不同但不解唐代時中國能產而今獨有於外洋是
何故哉

龍涎香

泰西麥文鍾又云諸香中惟龍涎最貴出大食國西
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
守視或半載或一二載見雲氣散則龍已去往取必
得龍涎或五六七兩多至十餘兩眾共分之以龍有
時蟠卧洋中大石而睡必吐涎沫飄浮水面爲太陽
所爍凝結而堅形如浮石而輕理膩光澤用以和眾
香焚之能聚香煙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屢氣樓
臺之類也余嘗攷香譜案龍涎香有三品一曰汎水

二曰滲沙三曰魚食究未詳其細

孫小虎墓塋

余於辛酉歲客滬上一日有客持一塋來云可中硯材欲易十金據在海昌州治二十五里有覺皇寺寺後有墩相傳爲吳大帝第女三葬處近有樵夫於荒榛斷垣中得此一枚如古泉左右作丕兼字篆篆文五作丕鳳作翽兼卽翽之省文孫亮改元五鳳則此墩所葬者蓋小虎也攷陳壽三國志權步夫人生三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

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注引吳歷云纂
先尙權中女早死故以小虎爲繼室小虎之葬當在
五鳳年閒州人相傳之語洵不誣也遂如其價購之
待覓良工琢硯先徵同人賦詩若干首彙裝一帙孰
知硯工未遇而塶與詩一口被人竊去無蹟可追徒
增惋惜詩中惟王廣文尙記其一聯有馬鬣早平香
尙瘞鳳形雖駁字堪描之句今廣文頗似五鳳塶亦
杳不知其所之矣

韜報注時余方客粵
戊辰己巳在游歐洲

傍妻

一選長子校本
傷妻見隋書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傷妻注妾也余曰世之漁色者未必多妾妾而淫淫之孽猶可量而漁則不可量矣

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案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

更合覆水不難收婦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
注鵲冠子注今傳奇家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農監黃服

崑山石浦之東北鄉名天福庵有王某者力田守分
克復省垣後蓄有數千金畏人凌侮倩人捐資納監
依然擔糞務農苟遇親戚窘迫稍能周濟光緒六年
秋病死親串甲乙二人代爲治喪二人俱係鄉愚無
知輩平日受其小惠欲於喪具中報荅之棺槨外二
人相商以爲逝者異於常人必得服色稍變庶不與

守錢虜一樣面目甲云黃衣用皇恩欽賜補服乙云
否否不然黃套子是老人所著一則年未花甲二則
身有監生之職斷不可用我欲於袍套外加用一口
鐘一領何如甲大喜以爲極是惟用何色須先斟酌
詳明始議大紅以爲俗豔紫色又嫌色不鮮明莫如
黃緞爲宜竟毅然用之蓋棺時闔村嘖嘖稱羨所惜
適值雷雨大作送殮者辱於泥塗殯於田閒其婦朝
夕往哭不旬日妻得瘋疾每一呼號棺中死者若鷹
之於是妻以爲返生矣屢欲啟棺邀集親友往聽婦

呼輒鷹竟喚匠將棺口嵌勝木挖出婦卽手揮蓋落
屍隨起立腐爛之氣臭不可當親友四面竄避遙見
婦將屍身黃緞一口鐘襖下兩手分裂頃刻粉碎屍
仍倒下婦亦仆地親友重殮其屍救醒瘋婦瘋竟霍
然問之恍若夢中甲乙同患大病幾殆吾友戴馥亭
茂才文炯目擊此事爲余言之余謂陸務觀所云天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歟時殆天欲雷殛其屍安知
非以其平日周急濟貧而得免之乎況黃服本非死
者心也然世之生而偷竊名器者不知凡幾彼蒼者

竟置諸不問獨斤斤一黃服於農監何其重服輕器
重死輕生耶

寒具

看畫客無寒具手不識寒具爲何物後讀劉夢得寒
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
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以此詩觀之當卽今之
餛子也

鶴

鶴之元裳不生於尾而在兩翼閒性知音樂當日師

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非今世
馴養之鶴間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鶴之所以壽
者無死氣於中也爲人所豢其能久乎

蝟

虎稱山君爲百獸之雄而見畏於蝟以蝟能跳入耳
中也蝟則見制於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細思之不
獨禽獸中異類之有制卽自古英豪受制於婦寺之
手者亦不少蓋人有偏嗜卽有所制聲色貨利何異
於虎之食人啖羊蝟之偷竊瓜果人特不悟耳嗜之

愈深制之愈毒盍以南山豹爲鑒雖然誰能無嗜乎

白指書畫

昔有一當商白下人跛一足猶識文字喜弄筆墨而性甚吝嗇每丐人書畫從未贈潤一日購一便面倩同鄉人繪蛺蝶四五綵以落花芳草大有栩栩欲活之狀惜畫師艱於題詠僅署款識而已雅慕一老名士詩書兩絕而又知其素受潤筆因轉託其親狎人強索題句此老援筆輒書一律寫作俱佳商意得甚每逢賓朋高會必以此筆出入懷袖閒後爲其鄉先

輩徐孝廉所見驪然一笑作吳語問曰書畫又是白

揩來的

白揩無潤筆也吳諺

商曰然徐乃囑其此後可不必用

余適在座急借觀之題詞中有花底翩翩忙有致風
前搖颺弱無依之句真可爲跛者寫照近見一豪家
子手握書畫筴書中譏刺語頗多隱約而畫則殊屬
顯露一繪大紅牡丹豔麗可愛旁皴一石狀甚醜怪
絕無峭厲形上題云眼前稱富貴茵溷卻難知此石
休輕眎相逢抱璞時明日又見其一筴係設色山水
有一牧手牽一犢徘徊于垂柳之下題云嗟余筆墨

勞形役郡及村童得意閒又明日又更一筴則詩與
畫堪稱惡諛矣乍展之閒但覺爲重陽載菊圖細觀
之則一葉扁舟中危坐一少年無數黃花圍繞左右
船尾一老用力強櫂有遠向城堞楓林閒去之勢筆
致頗饒蒼古雅淡之趣上題一絕云不是米家書畫
船卻煩田老載江邊時人共識東籬采喫盡風霜讓
少年余初不解其何意後遇繪此圖者詢之始知譏
其爲喫糞少年耳後悉此三筴皆屬白揩來的惜當
時無徐孝廉爲之點悟耳

小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
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余嘗以爲妄
邇來有一故友從英國遨遊三載而歸備述海外奇
怪遂談及小人國事友卻見之於國王宮中以爲玩
物長僅中國尺一寸三分許男女老幼共七口面貌
白皙頗極佳麗手足一如中產竝無羽翼之異養於
玻璃罩中几榻枕衾居然畢備眠食如常惟語聲甚
細難辨見客則必拜跪詢起居國王曰曾於荒島得

之凡數十輩皆以餓死死贖二老其五口皆來此生
育者耳問今飲食曰今則不拘且所食微甚問何爲
作此乞憐態王笑曰始亦不知今知此老向在國中
作一微員無怪其故態輒萌也由是言之則勒畢國
猶可謂長人也究不識友人所言河漢否也

二喬

赤壁之戰在建安十三年銅雀臺之築在十四年孫
策周瑜分納二喬則在建安三年相距十二年二喬
已在色衰愛弛之列杜牧之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

春深鎖二喬之句有客以此譏其未及深攷余曰客亦高叟之爲詩也樊川此詩妙在不過語涉風趣命意斬新何暇考据耶

蝟笛

吾里曹賡良榕新陽老諸生也學博才高傲睨一世冬日常戴氈冠綴以狐尾行入市廛旁若無人平生所著經解古文等作身後盡行散佚僅存恂愚臆稿古今體詩五六十首吳江徐山民待詔達源爲之序余記其蝟笛一題有愁絕一坏黃土夢吹開四月綠

陰天之句

布醬

昔有一醫業不精而工於趨競名噪市廛某士子誤慕虛聲延其視脈至則諂媚殊甚所立之方藥不符案案中虛字多反用士鄙惡之奪其方援筆書二字於紙尾拂袖竟入醫久俟不出將方後二字默記而歸遍問諸交好輩問何字曰布醬咸不省內有黠者曰楷書耶行書耶曰草字黠者譁然曰我知之矣眾詢之曰市醫耳于是人皆稱爲布醬先生余案周禮

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注以爲梅漿想
卽今之梅醬也蓋當時布醬猶有醫氣今則惡俗之
習更甚於昔設使某士子遇之恐亦墮其術中在城
者午後乘轎出門東西南北穿街過巷至日晡始到
病家在鄉者兩櫂快船泊入蘆葦中或橫吸鴉片或
臥看旨詞待到深更方入村坊以爲一則門上丐診
之多二來已從某處來還將某處去日不暇給忙至
萬分吳人所謂做圍是也然始則做圍旣則眞圍若
叩其學則兩眼茫然凡遇寒熱不辨何經概以柴胡

爲發散欬則無論有邪無邪惟投以麥冬玉竹貝母
桔梗而已更有刺脅一證輒用旋覆花傷人多矣諸
如此類難以枚舉藥則以括爲枯以蘖爲槩之類以
譌傳譌皇然教導爲師於戲人家以子弟讀書不成
商賈無資忽思將醫之一道作騙食賺錢計遂送於
布醬處二三年間將殺人惡習盡行學成醫藥一道
竟成孽海矣獨不思諺云醫有刮股心是言爲醫者
之心無不欲病者之速愈而有無本領豈不自知况
所學不過逢迎貢諛招搖撞騙視人性命直如草菅

君子曰此等庸醫似乎應劫而生殺人不須操刃竟若天縱之耶抑亦天必報之耶

嫁娶異事

嫁娶人倫中常事也如王半山憐媳未寡嫁人曹孟德愛兒死後娶婦豈非人倫之異事哉然今有未婚守節于歸夫家者正不關翁之愛兒也窮鄉陋俗逼媳醮人者有之如未寡嫁人出於厥夫者則有之田間名之曰黑包頭蓋卽有夫之婦也此事大千例禁斷未有出於翁之手者況如半山之翁朱子所稱爲

文章道德者哉

三腳貓

西川成都府葉雲胥太守署中蓄一三腳貓前一腳生於項腹之間居中後兩腳如常而略高於前一腳奔躍輕捷迴勝四腳毛采潤澤冬則卧人牀褥聞覺溫比狐貉而不喜食腥暑蓄此貓附近里許鼠輩絕蹟云是簡州所產薪圃入蜀就婚時於署目覩余以爲物之異於尋常者皆得天之奇氣形或不能掩其性故少一腳聊以示人迴別於庸眾之狸奴其御腥

辟鼠宜矣而獨怪人之形骸稍異者姦猾居多何人而不如貓乎

月上

月上厲樊榭先生姬也烏程朱氏女先生悼亡姬序云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篇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尋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年二十四而卒余向藏月上所繪紅梅一幅上有題句云一枝紅綻傍牆陰疑是絳衣仙子臨莫說桃花偏命薄多

緣霜雪未能禁寄託遙深近今罕遇墓在澗之西谿
兼葭里聞昔年蔣蔣邨輩修葺之不知今尙無恙否
也

飲酒不醉

凡飲時以清水頻頻漱口一斗量可以倍之二斗不
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又飲至沈醉如泥灌以糞清
立醒曩有一佃邱姓年已花甲家在漑河村每冬完
租來必索酒不休忽醉忽醒至鬻罄矣始不復醒其
子乃扶醉而歸後悉此佃每密遺其兒子輩預備糞

清一銜醉卽灌之醒得以再飲飲至甕罄始止余髻
鬣時所親見余謂惟酒無量而遇酒不醉不休者固
多但不解此個旣醉矣何必強爲灌醒旣醒何必再
飲而再醉有善醉者曰否君眞不知醉也苟醉而不
醒安知其醉醉而醒醒而醒醉欲其醒猶醒欲其醉
耳醉不知醒醒能知醉醉必求醒醒而始知醒之不
如醉也君眞不知醉者也余曰某誠不知醉也然生
平三經沈醉僅知醉之苦遂立戒之後遇佳釀誓以
三爵否則涓滴是知飲而不知醉之樂也願受醉者

之誦

蕉上吟

道光末年中秋節余以事入郡晤君繡章文光黻相
訂偕游石湖玩月於是雇一扁舟沽一壺酒并買蓮
子芡藕蘋婆果等置一筐中兩人相與對酌閒語閒
已至湖心矣忽見上流浮下一葉芭蕉波光與月光
相耀射目宛如碧玉一片亟命舟子返櫂撈取鋪于
艙中見葉上有臙脂粉字跡遂與章丈于月光中審
跡莫能辨覓燭觀之蓋女郎詩也書法頗屬娟秀工

雅其詩云裁就秋羅七尺箋調脂殺粉倩誰憐有人
解識相思苦清夢何妨共綠天下有款署惱繁紅內
史題于翡翠妝臺之側把玩之下殊惜不能裝潢什
襲任其萎癯而已

鬼族居腹爲宅

憶每東村紀事云青浦令蘇某居金家橋宅鄰古墓
鋤去之築室其上落成之日集親友讌會覺腹中脹
悶忽聞人聲或大或小如數十人聚語者某大駭問
之旁人聞也徐聽之聲益眾謂我輩宅已壞苦無

居居若腹中耳遂聞其家長指揮家人安頓甚悉復聞眾請命於家長曰我曹出入由前門抑後門耶家長曰晝則前夜則後前謂口後謂餘竅也已而有一人出口忽自張其由後也亦然少頃聞腹中曰某歸矣夜或爲男女事不異人閒晝夜喧聒之至一日覺鬼多出遂閉口不言亦不食鬼不得入則爭嚙其耳痛徹心骨不得已張口延之俄聞腹中大笑曰主人耳有奇味不可不嘗也坐是神形益槁家亦日益或教之誦佛號亦誦佛相應莫可如何如是四年僅存

皮骨居亦別售鬼因曰汝困矣吾輩將謀他往然須一醉始去某大喜急具酒食祭畢遂寂然病良已數年後方死問土人無不知者余偶言及此事人無不疑其妄誕然天下事未嘗無偶也昔避寇居春申浦東時有一天水氏老翁常言其曾王父曾於宅旁築室拓土挑基掘去枯骨是夜家中老幼盡皆腹痛其中叫號之音宛如鬼嘯懼而待旦立將骸骨重瘞原處虔禱許春秋奉祀遂各無恙此與蘇令一節始卻相似意蘇平日作事必多悖理故觸犯鬼域鬼得肆

其毒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世之人誰可執無鬼之論耶

山和尙水秀才

余一日以事至鄉有一老學究來見足恭叩請山和尙水秀才出處余記得楊用脩鷓鴣天云彈聲林鳥山和尙寫字寒蟲水秀才之句應之又問究屬何物媿不能答後見徐虹亭詞苑叢談山和尙卽山鵲禽名也又滇中有蟲曰水秀才

阿字

世俗稱呼小字上每加阿字其來舊矣如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漢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王敦稱阿黑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此阿字當作發語詞在下平聲歌韻中竝無仄音

兩僕絕筆

盧召弓學士有僕趙姓者能詩日在抱經堂手持書本不輟學士字之曰肖生言其肖己之耽書且析其姓之半也一日有疾自料不起作病馬詩曰不戀三

升棧豆待施一箇敝帷十載受恩空負千金買骨有
誰此詩洵堪傳誦焉余亦有一僕年踰四十蠢愚冥
頑市井中日之曰瓦人言其蠢也余察其性雖蠢而
事人猶爲忠直卻有一種慇懃頗屬古致因戲贈其
號曰銅雀後親朋無不知此號而呼之侍余夜分吟
詠有年矣每烹茶煮點之餘請余口授唐宋元明七
絕二三十首皆能背誦字仍不識而差解平仄偶爾
口占一二聯亦不至決裂不通逮病劇時自賦銅雀
一絕倩人錄出呈余以永訣云夢斷繁華歷劫灰敢

誇當日列高臺承恩幾載勞磨琢痛返漳江不復來
余殊憫惜卽厚給而歸較諸肖生尤爲難得肖生知
書而銅雀目無丁字亦能成詠真天籟也然余深媿
學識蕭陋不暇教導苟遇主如抱經先生當不止如
是耳

準

韓文公贈崔立之評事詩錢帛縱空衣可準朱竹垞
評云準字新按任彥昇奏彈劉整文云突進房中取
車帷準米去則六朝已用之矣

破瓜

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歲卒破瓜者二八年也如樂府碧玉破瓜時則十六也而此之二八乃八八算也然老少男女皆可以稱破瓜亦奇矣

兩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雅叔昭帝時以衛尉爲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

一王莽也

咬舌語

人之形體聲氣苟一脈純傳雖隔八九世莫不有一二相似且有酷肖上祖之狀貌者如唐之肅穎士是也至於疵病則尤易似耳卽如前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爲代宣惟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能通其言大臣必俟神宗笑知語言已畢始敢退在位四十八年習以爲常特不知當日太祖曾有是病耶

野馬

凡人文字中運典無論生僻與習熟苟一人誤用則必有從而和之者矣如野馬二字韓偓詩安貧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紫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也案莊子鵬之徒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爲游塵誤矣

五音

五音各各不同宮如牛鳴箝中商如離羣羊角如雉
登木徵如負豕覺而駭羽如馬鳴野配與五行五方
甚符

後身

風俗通載東方朔爲太白星精化身在黃帝時爲風
后在周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又世傳杜預爲蛇精郭
璞爲鼉精唐肅宗爲僂耳龍精安祿山爲豬龍精化
身梁昭明太子爲鼓樂山道人後身宣帝蕭督爲許

詢後身唐章皋爲諸葛亮後身宋徽宗爲李重光後
身高宗爲錢鏐後身粘沒喝爲宋太祖後身田祐恭
爲伏波後身劉沆爲牛僧孺後身魏了翁爲陳了翁
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陸務觀爲秦少游後身智威
法師爲徐陵後身潘佑爲顏延之後身郭祥正爲李
太白後身王十朋爲臧伯威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
身馮琦爲韓琦後身韓文公爲文彥博後身張輔徐
鵬均爲岳忠武後身糜師旦爲歐陽修後身張方平
爲瑯琊寺僧後身馮京爲五臺山僧後身房瑄爲智

永後身婁師德爲遠法師後身蘇子瞻爲五祖戒後
身陳堯佐爲南庵和尚後身徐禧爲許眞君兒後身
楊文公億爲仙鶴化身陳秀公升之爲靈蛇化身眞
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尤侍郎著爲六指禪師後身
張天覺爲李長老後身元朱澤民爲陸續後身明王
守仁爲妙覺庵主後身姚廣孝爲劉秉忠後身戚繼
光爲猴仙化身張璠圖爲水星化身王礎塵爲王鳳
洲後身陶苦子爲濂泉僧後身我 朝靖逆侯張勇
爲夏侯愔後身靖海侯施琅爲豹精化身侍讀王延

年爲習鑿齒後身岳威信公鍾琪爲韋陀化身大學士劉權之或傳爲鍾離雲房化身大理寺卿萬公貢珍或傳爲陸孝廉後身金聖歎爲武則天後身徐崑爲蒲留仙後身然此之類亦有可疑者如南唐書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馬燧裔孫母方娠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馬書亦然似卽燧後身也然仁裕一生碌碌無奇節又如唐時御史劉軻明時鄒縣章鸞均夢孟子而生皆無可紀恐傳聞之謬也乾隆庚子三鼎甲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皆丁酉拔貢

同年俱係峩窟僧後身紀文達相傳爲鱗仙女子化
身阮文達爲巨龍神後身德清蔡太史之定爲杭州
浴橋茹素老嫗後身莆田令尹朱進士景英爲黃莘
田亾兒後身桐鄉劉孟塗爲宋處士劉開後身邇來
曾文正公皆云是蟒仙後身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惟
吾師顧滌盦明經的係溫飛卿後身當日太夫人分
媿之夕夢溫投懷而寤遂生焉先師學博才瞻而功
名矻矻不能顯達其敏捷所好一如庭筠何千載後
輪迴而才遇依然如故眞令人難以意解余則小小

時頻夢至一寺禪房花木經案幡幢一如素習之者
每夢明日必病至弱冠歲猶八九次夢見壯則漸稀
焉戊午年游靈隱寺至一室恍符夢境于是叩問長
老是房曾歷幾僧否長老異此問余以實告長老笑
曰君莫非詩僧曰圭者耶曰圭性孤癖喜吟詠不理
經懺寺僧無一與之善者曾於道光八年九月既望
無疾而逝時年七十八歲於茲三十有一年矣曰既
喜吟詠著作何在長老曰卽爲此數卷詩耳圓寂之
前有游人闖入其室竊去所作約有千篇遂以爲此

生與世無緣也君猶記之否耶聞長老之言宛如夢
覺因又號曰无玷歸於承歡膝下時緬述之家慈前
始悉余懸弧時家慈先一夕夢一老瞿曇云從靈隱
託生而來遂驚寤而余生焉今老母年將八艷健猶
能續向之秘而不言恐不利於今生也然則余何人
也既非富貴功名又無文章道德亦不能大有益於
世顧此輪轉殊屬贅疣惟半生來積詩亦得千篇敝
帚之珍行將旣賤當不爲人攫去矣苟以詩緣了案
而來甚可笑也有客聞之曰子無慮焉世之人無不

爲了緣而來只恐無緣可了僅不過了飯緣自可笑也然則了飯緣輩猶愈於種冤緣孽緣惡緣者之多多耳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目錄

天顏咫尺

無根石

催生符

食淡詩清

易畫軒

衣冠禽獸

餛飩

拈字賭酒

鐵算盤

絕對

裸蟲本草

後婦先夢

仙人掌

七七四十九日

古月先生

泉

雕談初筆卷四目錄

一

明陸玉曰
選叟手校本

種瓜

古寶鏡

鷓鴣米

歎貧詩

張昌宗

介指

相訣

芟

中和琴

文謝兩琴

辟火字

是非不可不爭

崔鶯鶯

湯圓妙句

牡丹 增五忌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

長洲 許起 王瓠 著

甫里 王韜 仲弢 栞

天顏咫尺

世宗憲皇帝初踐位時有深蓄逆謀傾危社稷輩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伺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明日入

朝免冠謝恩 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撰雲

錦於元旦同戚友爲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 朝

上問夜復何以爲歡王實對 上笑曰不欺暗室

真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卽王夜閒所失葉王制
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荐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

陛見其僕預辭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
入京面 聖以爲汝先容地始知爲侍衛某 上遣

以偵王劣蹟也故當時人臣皆懷畏懼罔敢肆意者
無根石

天地間萬物皆不能虛空而立或有因風因氣升舉
空中亦不過一時之飄泊斷不能兀然凝定千古不

移懸天無繫卓地仍離者而竟有一巨石在廈門南
普陀寺後石之下貼地處懸空一二寸許以繩或長
竹枝就地掠過中無所碍雖竭人力搖撼亦不能稍
動此理之不可解者

催生符

于山九仙觀道士所授凡婦人臨蓐以黃紙調硃砂
用淨筆寫一車字在中四周環寫馬字須遍且須端
楷大小不拘燒灰和水令飲之雖難產亦立婉凡馬
字成單者所婉必男成雙者必女寫不能自主或有

意在單寫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寫竟已周不能增入此亦理之難解者

食淡詩清

嘉善閨秀朱聽秋名澄平生雅不食鹽喜吟詠其秋興云燕子生涯如昨夢菊花心事盼重陽病中述懷云銅漏點殘憐夢短珠簾不卷怯春寒詩味亦在酸鹹之外

易畫軒

崑山王椒畦先生學浩工山水海外爭購爲人閒澹

曠適絕意干祿晚歲山居奉母惟以嘉言善行表率
鄉閭所居山南老屋距半山橋數十武中有小園曰
學圃具澄潭古木修篁老梅之勝玉峯黛色都落窗
几閒過其室者幾忌其在城市中也又構易畫軒三
楹自爲小記云軒故屋東厂也其深不能容席道光
癸未三年四月匠氏朱君以十紙索畫戲謂之曰盍
爲我作軒以當畫值乎朱曰諾不日而軒成顏曰易
畫軒以誌朱君之豪也并有詩紀事茲摘句云以畫
易米古所聞以軒易畫今尤特從來罕事不浪傳卽

此名軒亦已得遂名著作爲易畫軒詩錄朱名玉岡
吾里保聖寺六朝名刹頽而復振亦賴其力焉

衣冠禽獸

世之無行士夫人謂之衣冠禽獸本管子注道塗無
行禽指人言謂其爲能行之禽也又昌黎詩人不通
古今馬牛而襟裾亦卽行禽之意然今之博古通今
者十不得一若以此詩繩之幾目中無人矣

餽餽

武林有一名士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某於粵寇時

賣餛飩以餬口幾年閒積有數百金而嗜好於煙花外無一不犯總賴喫餛飩者遠近畢集日賣錢約得四五六緡經營十載饒有餘資矣附近人豔其利每有開設雖湯可注硯無過而問者然某之餛飩喫者無不美其味而終莫能名其妙忽一日某患一惡瘍鼻端發癢難忍生出瘰肉一條漸長漸纒有三寸許須含入口中將齒輕嚼之其癢稍止醫云寃業瘡莫能治竟以此死死後家人所製餛飩味大減與眾無異人亦截然不至某有內戚田甲嘗與共事素知其

法某死後遂開一肆餽餽之味不減於某而食者又
全集矣不三載田甲亦患一瘍於尻上生一尾尾尖
有黑毛數十根觸之痛不可當淹忽兩三月亦死死
後喫餽餽者猶思慕某與甲之手段不置而不知餽
餽肉中另有異味某與甲皆用投蠱法私蓄一甕將
一切貓鼠兔獐雞雉蛇蝎等物投之佐以香料每日
切肉必先向甕取汁和之既取其味之異可悅人口
而又令人久不能忘初不顧人之受毒傷生也射利
之徒往往如此良可慨也雖惡報不爽而人已陰受

其害矣田甲將死囑其妻述之勸人作爲炯戒

拈字賭酒

辛酉九日余與劍人紫詮於滬上寓齋買菊數盆持
螯相對紫詮曰今日各拈前人詩中喜用字句以多
爲勝注酒一大斗以最多者爲準如少一句飲一大
斗劍人曰唐宋人作可勿論與今將老杜之詩略舉
之有一懸字如江鳴夜雨懸侵籬澗水懸山猿樹樹
懸空林暮景懸當空淚臉懸獼猴叠叠懸疏籬野蔓
懸複道重樓錦繡懸脫口而出共得八懸字紫詮舉

司空詩中喜用韻字曰如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
未能已漫題云卒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又光啟四
年春云小闌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韻
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
似醉和蒲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有韻更
堪微雨半遮山僅有六韻字意欲搜羅十韻字再四
思索劍人促余曰如待伊十韻字只恐來歲重陽也
不成耳君試舉之余懼不滿八箇則一大斗無此雅
量若逾八箇壓晉軍而陳則我豈敢因背誦東坡詩

中竭來字如竭來東觀棄丹墨長陵竭來見大姊竭
來城下作飛石竭來畦東走畦西竭來從我游竭來
齊安野竭來清潁上竭來廉泉上恰得八箇不再思
索矣劍人曰獨紫詮六箇快飲兩大斗可以了矣紫
詮欲重換白樂天詩中字願加倍以償劍人弗許紫
詮強飲兩大斗扶醉而歸

鐵算盤

凡姦邪之術不能施行於正直之人卽平庸輩恐亦
未必得法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光緒庚辰三月初十日有男婦一羣約百餘人來吾里口稱災民游食四方者越一宿臨去闖入尼庵小九華竝不逗留繼尼眾失去番帙若干枚不敢追究辛巳三月初十日又有一羣來彷彿上年情形栖遲兩宿臨去亦入尼庵大悲庵遍游殿宇尼之邃房密室雖不得入而香積廚中所懸風魚臘豚盡行提攜而出口說女僧出家人喫素修行想此種物安排佈施吾等窮民耳去後各尼檢點或失金釧或失翡翠約指金鎖金練金鉤諸物或失鷹餅不一而足羣尼

莫可如何息氣吞聲而已里中又有三官堂昔時道士所居後爲尼姑所踞鵲巢鳩居逐去羽流由來久矣堂內雛尼淫蕩犯規老尼勢利姦刁蓄有千金閭兩庵事日夜驚恐慮其來年應期而至有燒香婦媪與尼親狎者咸謂所來之人多挾鐵算盤邪術囑老尼切勿飲以茶菴須擲碎盃盞以破其法金貝須護以元米茶葉則其盤算不靈矣有識者聞之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理之常也何必鐵算盤哉未幾有雛尼悅一士人子盜金偕逸

絕對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 九重其所著述固已
風行海內矣卽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
師舉王瓜使屬對卽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
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
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
東野西施等名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康子饋藥
兵刃旣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楹帖云且將醕酌酬
佳節未有涓埃荅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

餘事作詩人

裸蟲本草

同里顧守之處士瑩滌盥師異母弟也性格孤高傲
睨一切頗工入法精於岐黃常寓錦谿賣藥每朔望
日靜坐室中雖懿戚良朋求診亦弗應以爲休息之
期是以有不近人情之目而與余則毫無畛域歸晤
時必揮麈縱談往往月斜不去嘗謂余曰某一日郊
行見一叟龐眉掀鼻貌極寢古手持書卷箕踞於大
樹下乃向前叩其所觀何書曰裸蟲本草子欲觀乎

某以爲方書也請假一讀適見秀才一則頗異默識之再欲觀下索還逕去書載秀才一名茂才古稱博士弟子員性寒味酸色青有微毒畏百部主治強項罽硬諸證近有售者中空外有微文略似通草質薄臭惡誤近之輒令人作嘔又有一種春華秋實者得清高之氣能開心胸利耳目益人智與四君子湯六君子丸同功惜不多見新者貴重陳卽無用價作庫平銀八兩在處有之來自異地者多僞余曰此叟殆醅髡曼倩之流亞歟語近惡謔然有至理存焉錄之

以博閱者一粲

後婦先夢

西鄰施上舍婚將彌月新婦葉評事女兒也夜夢一少婦入其閨中似欲踞其妝臺葉怒之婦曰此室非爾久居之地爾不過權住十年而已葉驚覺明日白於姑并言婦之體態姑以夢寐無憑慰之後十載葉果病卒至續娶時其姑回憶十年前葉夢所云又見新婦形容修短與當日葉夢適符而後婦初入閨房時亦恍若身曾經歷後知葉於某年八月廿五日物

化其時後婦亦在大病危篤之際廿四厥逆昏迷竟
日至廿五黎明始甦由此觀之凡事似有前定亦似
可轉移然既定莫移則夢神亦何必勞勞若此哉要
之常人苟無大善大惡事自有常數於冥漠之中人
特莫能先識之一經大善與大惡則又立時改變然
則數終不能限人而人自不肯力行大善甘爲數之
所限耳

仙人掌

近有以仙人掌作盆玩絕無可觀無葉枝青質嫩扁

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柄而生若使種於田畔可止
牛踐植於牆根能辟火災其汁入目能令失明則人
罕知矣

七七四十九日

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謂天干至七則尅地支
至七則衝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日一七
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尅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尅地衝
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以其衝尅爲之
禳解蓋始元魏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

七皆設干僧齋非若今之有力治喪者自死時卽作佛事直至四十九日斷七而止者則又更屬無謂也

古月先生

錦谿陸伯藩府諸生鳳輝余之內阮也早失怙恃賴王父母撫養成人性具夙慧而頗崛強與意稍拂雖死不顧年弱冠時一日獨游郊外見一叟鶴髮童容憩坐古冢旁大松樹下心甚異之向前與之長揖叟笑曰子得見我甯了宿緣耶老夫久欲報答尊甫而尊甫已辭世矣茲旣邂逅子有何願老夫當稍資螳

肘伯藩驚喜知遇異人倉卒問祇曰小子深苦文字
艱澀曰古文耶時文耶曰時文笑曰易事易事子之
功名自有定數不過時之早晚文之佳拙略出入耳
又曰書法與畫荅曰不難旣曰願學長生術叟輦蹙
曰且緩且緩子骨柔脆俟過平原入洛之年遂探懷
中出一牋與之曰每逢作文枯窘與寫字不能工整
默念一二徧可也叟卽起身欲去伯藩叩謝并詢姓
氏里第曰世人都稱老夫爲古月先生語畢飄然逝
矣伯藩矐立良久如夢初醒手中一牋視之字跡細

若牛毛日已暮不能辨急歸家於燈下觀之乃七絕
詩一首明日適逢文期思姑試之怡師命題甚屬枯
窘卽將此詩默念三四遍忽心思勃發頓覺極易援
筆直書不須點綴臆正時又默念二三遍自駭楷法
端整旣繳卷師訝其敏取文一觀作色曰何速且佳
必非廬山真面目逼令重撰師以爲勦襲舊文故云
荅曰塾中素無捉刀人又弟子素鄙鈔胥師幡然曰
此文決非汝作但字蹟工媚亦屬躐等究有何故何
妨直言伯藩卽將隔日郊遇一一備述師大驚異恍

然於報答一語曰汝毋洩言切宜秘之令先尊曾於
某年在野見獵犬追逐一羣灰黃色似兔似狸者正
窘迫際爲尊翁力拒獵犬一羣得脫今云古月當是
狐也俟下期文課汝再試之後屢試屢驗是年縣府
試獨冠一軍書法批爲通場之冠院試獲雋第一試
帖詩宗工批語瓊思瑤想楮墨都化煙雲自是君身
有仙骨發落極其歎賞至丙子歲春夜忽覩叟來揖
曰勸君且捐棄文字桂宮將召歸班矣驚醒乃知是
夢後作文雖背誦此詩什伯徧毫無效驗楷法亦不

能工旋櫻肺疾光緒三年秋七月中旬溘然而逝逝
前十餘日余往訊之自知不起縷述此事巔末并乞
余識諸簡末其師陸心齋孝廉浴并錄其詩曰一花
才落萬花開開落相逢隙便來休愛長生嘖卽滅滅
時莫道惡風摧

泉

泉有溫冷清濁甘香白赤紫綠種種之異雖曰其性
則然亦以其流出之地不同也至有所謂貪泉妒泉
狂泉如愚谿辱井爲人所重累也被以醜名千載含

垢如吳隱之飲食泉雖自暴其清廉然亦爲泉一雪
其寃矣吳淞第六泉在吾里之北地名墨竹渠惟明
經王雲亭師昌桂能識其處當日命舟親汲與井華
較量倍重烹滷佳茗飲後覺舌本清芬竟日余曾得
嘗其味自師歿後頓屬迷津無可復問言念及此爲
之黯然韜坊注先明經少時有神童之譽於
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不遺一字

種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繁實按山谷詩云夏栽醉竹
餘子个春糞辰瓜滿萬區余嘗命園丁依法試之果

大驗然惟南瓜最不宜過繁又不宜不實犯此二者均主其家有不祥事

古寶鏡

辛酉冬日僑寓滬上蔣劍人來招偕游鬼市旋入新北關見骨董肆有銅鏡一面大如錢其色黝黑如漆照人影縮小如豆背有銘字細如黍漫漶莫能辨左龍右鳳輔之劍人一見喜甚摩挲不釋手遂以番蚨一枚易得之余詢此鏡之異劍人云人影縮小古鏡皆然乃道家聚形之法第未知出於何代與君往質

劉明府何如余諾之遂詣太康劉松巖明府衙齋時
朔風甚烈天將下雪值明府簿書之暇命煮綠螿小
酌閒語劍人以鏡出示明府問知乍獲兼值甚廉以
爲劍人之巧遇并云的係漢鏡無疑於是屏去左右
前席相謂曰某於昔年在故戚家見一寶鏡大周漢
量六尺能照天地山川九州入埏并世之休咎一一
畢現對之可以先知其家藏於地窖不令人見一日
招余掘出同觀藉卜一時治亂先以氈幕障蔽中庭
乃扃閉門戶甚嚴及鏡出光耀爛然一室通明如初

雕談初筆卷四

四

明倫彙編
遜復手校本

日之照臨同向鏡中觀之見兵騎擾攘緒寇縱橫東西南朔無一甯宇幾及十六省矣因各大駭急卽埋藏爾時粵寇初起不料而今蔓延如此竟將與鏡中所見不爽矣語未畢左右持客刺進有求見者余與劍人遂告別惜不遑問其戚從何得此寶鏡鏡出何代鑄自何人是何命名以爲憾事後晤蘇林熊君余以此鏡問之蘇翁云應是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鏡也

鷓鴣米

鷓鴣米香滑迥異他米出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
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楊星
衢從蜀幕歸里詢之語屬模糊云曾聞是說而未目
覩焉

歎貧詩

偶見梁文莊公詩正未第時歎貧詩云欲問陶朱術
不傳謀生日拙事堪憐一椽居欠三年餓八口家無
半畝田有客僅能供茗葍非僧久笑絕腥羶截長補
短天公意恂識之無傲守錢然較諸亾友沈四山人

貧況一律則猶有閒也

張昌宗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易之昌宗粉面膏脣以媚
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膺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
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而不知劉後邨
曾云張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
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
昌宗竊名爲首然則日華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介指

里中嚴姓望族也馭濤茂才興鰲工詩賦能肇窠大字兼善詞令以絲茶例貲捐主事年逾大衍之數兩手介指不少離一日與余敘譚閒余指其介指而詢曰此物出典君知否曰未也第自幼頗喜沿習至此君盍言之余曰曩見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鐙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卽此指環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

與娠則著否則去之今女子常著在手以爲飾具大
昧戒止之義况男子而爲士大夫者哉馭翁唯唯深
以爲然立除去噫嘻邇之後生小子輩動輒背謬禮
法一聞長者之言不目爲迂腐而訕笑者亦幾希矣

相訣

看相有歌訣云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
三十印堂莫帶殺卅二卅二五十二山根上下準頭
止無識之人莫亂指五三六三七十三須看人中地
閣閒逐一推詳看禍福此是神仙金匱錄雖係大略

逢人細察而自不爽

芰

杜樊川晚晴賦云暗八九之紅芰芰菱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想必誤以芰爲蓮矣

中和琴

時貳尹香圃頗善琴學於去任後猶攜琴來舍爲我彈之言其同邑有聽秋室胡氏曾得明璐藩第八十三號中和琴一張詩曰月印長江水風微滴露清會

到無聲處方知太古情末署敬一主人案璐藩性嗜
音律當時命工製琴百餘至今頗有散落民間者由
是觀之則璐藩不第工琴且能吟事矣惜乎其爲降
王手澤舉世褻眎與忠臣遺物大相逕庭玩物喪志
古帝王所由重爲戒歟

文謝兩琴

文信國琴今藏閩中何氏上刻公詩云松風一榻雨
蕭蕭萬里封疆太寂寥獨坐瑤琴遺世慮君恩猶恐
壯懷消後題云時景炎元年蒙恩遣門召入夜宿青

原寺感懷之作嘉慶年間錢塘吳素江得謝疊山琴
謂出自燕郊土中流轉江南購得之琴修四尺五寸
廣一尺上署號鍾二字下有疊山分隸二中有銘曰
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爲一垂千萬古海甯姚梅
伯孝廉燮俱曾親見余客滬上聞其言甚詳案兩琴
洵屬希世之寶必有神靈呵護自當常存天地間耳

辟火字

世傳張二水之字可辟火因其水星度世也昔程春
海先生云張二水書純用扁筆未免以霸氣行之而

魄力殊大若施之畫必可壓倒時流其實二水亦工
畫世亦聞有之錢竹汀謂二水書法能與董思翁邢
子愿米友石相伯仲特因書魏瑠碑致位公輔名列
逆察遂不爲世所珍然至今東瀛人每至福州必物
色之正如史忠正公謂晉江張閤老字云其人姑置
之其字天下奇而今則不然趨向似乎極正書法爭
尙顏柳而趙王孫幾不齒矣如其品學仍有媿於顏
柳則趙王孫張二水世俗亦何必不貴重哉

是非不可不爭

呂叔簡五不爭其一曰不與盛氣人爭是非余謂是非亦不可不爭但彼以盛氣相加吾以和氣應之可也如程明道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安石勃然發怒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心以聽之安石爲之展服此與盛氣人爭是非之一法也

崔鶯鶯

崔鶯鶯之才貌今之婦豎皆知爲絕世無雙而又無不知其有含垢之事噫何其誣哉此皆由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闕漢卿之西廂記卽有

人能傾西江水亦難洗此冰玉之差真寃甚案唐鄭
太守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
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閒淇水橫溢土
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
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白此事於縣令邢貞
遂命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焉俗語不
實流爲丹青莫須有事得此石而庶一白其誣

湯圓妙句

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讀書如夙習詩畫無不敏

捷其雁字詩頃刻吟成七律三十章今皆傳誦官至
正詹一日入朝有 旨命和湯圓詩立就二十四韻
以進其警句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妙在倉卒閒
猶能自見身分也

牡丹增五忌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陽
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
丹但云一叢千朶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今越
花不及洛花遠甚或曰靈運之所謂牡丹卽今之芍

藥是特盛於吳越耳夫牡丹古稱洛陽爲天下第一
今盛於亳州曹州近地洞庭山亦多佳種惟松江法
華能以芍藥根接上品細種牡丹愈接愈佳百態幻
化其種易蕃其色更豔爲近今之冠亳州種以嫩黃
名太平樓閣淡黃名泥金捷報爲最葵黃色名伍黃
者略次之其餘紅白紫綠黑色名目不下二十餘種
曹州以黃絨鋪錦第一卽古之鏤金黃也慶雲黃色
似葵黃中有紅瓣挺出極名貴難開春江漂錦深梅
紅色重樓千葉又名珊瑚映日亦貴重其餘猶有十

五六種法華種則以范陽大紅爲巨擘寶相次之如火輪柳墨紫蟬粉球金晶海市霜光等名目之多無過法華共有四十七種其變相者不與焉洞庭山種有甯國白爲首而王家大紅品亦不相上下尙有五
六種紅紫色者又有平望程氏種凡五品俱屬紅色
第一名掌花案深紅千葉有光不易開其春園爭豔
斗珠蓮紅皆粉紅銀紅色惟玉盤紅頗類玉樓春而
瓣則圓整不亂耳所謂愈接愈佳者不獨牡丹凡花
皆然而牡丹更有不須接而頓開五色之花宛如爛

錦奪目爭妍者憶道光初年余時髻鬢有一筆客來
售管城子見庭中有牡丹二三十本盡屬含苞約百
餘朵問花何色荅以玉樓春客曰惜非上品盍易其
色時先兄企山待詔超聞是言異而問之曰色果可
易乎曰然以何易之曰以藥埋於根旁甚易耳於是
款以酒食客自至藥肆買藥十餘包每包入藥數種
研杵爲末索罇碗十餘火酒勛許將藥末拌溼塗於
碗內遂鋤開牡丹根下土四面排埋將細根裝於碗
中更用空碗覆於藥碗上仍將故土封蓋不旬日一

夜齊放五色紛披極爲絢爛獨無白色至花垂敗時
枝葉亦頓焦由是數十株盡返瑤臺矣先兄悔悟謂
余曰可知矯揉造作之事愈奇愈幻而旣則愈速愈
烈天下事無不如是當以此花爲鑒附錄五忌於開
時一忌尼姑及不潔婦女觀看一忌冰麝焚香油漆
氣一忌熱手撫捏一忌俗客對花噴煙一忌酒徒穢
氣熏蒸犯此五忌花卽易萎顏色頓變

雕謔初筆卷四

三

遜叟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終